

劉大杰
茅著
愛的象徵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愛的象徵

二十五年三月十日

定價九角

著者

者

大

杰

等

發行

者

唐

堅

吾

發行

所

中國文化服務社

印刷

者

國光印書局

分銷

者

各省各大書局

有不
編許
輯翻
權印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書章

上海南成都路新大沽路口
電話三三七四三

目錄

宛南道上.....	蔣鑑章（一）
別情.....	劉大杰（一五）
乞巧.....	胡雲翼（二七）
黃昏裏的鄉思.....	賀揚靈（三七）
在電車裏.....	陳尙友（四四）
悲哀的少婦.....	王朋來（五五）
病中的回憶.....	李輝羣（七）
手巾.....	楊屯人（八一）
病貓.....	劉大杰（八九）

目 錄 Ⅰ

愛的象徵·····	劉大杰(三)
渡頭傷別·····	賀揚靈(九)
捉迷藏·····	揚屯人(二〇)
草地上的鴿子·····	劉大杰(二七)
武昌城裏的招牌·····	賀揚靈(二二)
秋風吹去·····	劉大杰(二五)
咬文嚼字·····	揚屯人(二七)
侏儒與癡孟子·····	揚振聲(二九)
通訊一則·····	李楚卿(三三)
童謠兩首·····	劉大杰(三六)

宛南道上

慣做異鄉孤客的遊子，在很長的時間中，沒有和自己的父母兄弟團聚的機會，沒有領略故鄉風景的時候；也不過在那課餘飯罷，多流幾滴無端的眼淚，多感幾分孤獨的悲哀，也就完了。可是現在呵，現在居然有了機會，能夠看見可愛的父母兄弟；能夠看見可愛的故鄉風景。可惜沒有團聚和領略的長時間，所謂「乍會又相離」。益使人感到無限的酸楚，倒不如乾脆的住在異鄉，反落得乾淨。

今年的暑假，正是滬案吃緊的時候，W校的學生，爲了要盡青年的責任，

爲了要救將亡的祖國，爲了要表現中國中部最高學府的精神，自然是忙死忙活的做了不少的愛國運動。我在校除了隨着同學一樣的做了一些應該做的事情以外；終天只是悵望着兵匪連年的家鄉，只是想念着年邁的父母。

我自入了W校以後，每年的暑假，總是要到K城暑期學校做教員。這樣已經三次了。今年K城暑假的當事人，仍是要邀我前去。我在校忙着結束了自己這個學期的手續，辭別了幾個親愛的朋友；渡過揚子江，穿過武勝關，回到我的第二故鄉的K城去。

從K城車站附近，直到了迎薰橋；道路兩旁，依然是有依依的楊柳，依然是滿路的行人；高大的城垣，依然是雄赳赳的兀自不動的站着。遙望十三級的琉璃塔，依然是高聳雲表，永遠不改他的舊來面目。只是到K城後，我的脆弱的心兒，總是不斷的打抖。要知道這是我的中等教育完成的地方，這是我第一

次離別了家門，最先找的是讀書的地方。中學時代的我，是何等的英銳，是何等的驕傲，是何等的活潑，是何等的快樂呵！那時除了讀書吃飯以外，找着幾個朋友，談談玩玩，誰不覺得我們的前途是燦爛而光明？我們的心境是潔白而幽淨？到了現在，依然是依依的楊柳，依然是高大的城垣；迎薰橋上的行人，琉璃塔旁的遊客，依然是不斷的走着。只是給K城別後五年的我，跑到黃浦江上，跑到西子湖邊，跑到紫金山頂，跑到黃鶴樓頭；跑得什麼？所爲何來！在這五年之中，我做了報館編輯，做了師範生，做了小學教員，做了中學教員；誤盡了人家的子弟，誤盡自己的前途！現在仍是變做蛇山南坡飄零的孤客，落得一個「吃不拿錢的老米飯」的「高師」學生。是可寶貴的大好春光，一天一天的飛也似的過去，年齡不斷的增長起來，嘴邊的短鬚，漸漸的加硬，這就是我的成績！五年來的成績呵！

我要是爲了吃飯，在三年以前沒有考入師大的時候，也可以拿着一管禿筆兒，張着兩片笨嘴巴，在講台上對着學生一個月也可以騙來五十塊大洋，可以維持我的飄泊的生命。但是却爲了感覺自己知識的恐慌，而來到這個所謂最高學府裏讀書，然而摸摸良心，我究竟學得些什麼東西！「熊掌」與「魚」，弄得俱把他拋棄淨盡；我實在羞見這個莊嚴的K城！我實在怕看這個莊嚴的K城中許多對我抱了無限希望的恩師和良友！

如其是我在W校一切的生活，都是很舒服的，很自然的，放了暑假，能夠跑到久別的K城，儘可歡天喜地的給一些師友談談玩玩，把長期印板似的學生生活，得了這個機會，可以變換了許多。然而因爲在校精神上受了許多的創傷，物質上感受了許多的艱窘；自己的環境，一天一天的壞將起來，加以炎熱的暑天，終日把我清白的腦子，弄得發昏。呵呵！這樣滿載着苦惱而來的我，說

是要給幾百個遠道而來熱烈烈的懷着無限希望的暑校學生，用清明的頭腦，去教授功課，給他們以智識上的幫助，恐怕我要慚愧到不可以言語形容的地方！剛到K城沒有一星期的工夫，我所担任講授的暑校，遽然開課了。當開課的前一夕，我粘坐在所謂教員室裏，想着明天上堂，開宗明義的第一章，我要給他們講些什麼，如果是學習國文，在一個短期的暑假，我究竟能教些什麼？他們究竟能學些什麼？要是敷衍照前幾個的暑期國文講義模糊過去，於我的良心，終於過不下去。不用講義罷，教室筆記，又恐怕發生種種的困難。況且依我個人所見到的古今來較為優美的作品，可以當作範文讀的，終不得選擇幾篇。講義選定了，於是就開始我的站在講台上面的無聊生活。

這一堂瞪着雙眼，要我看我究竟唱什麼戲的，如劇場的看官的學生們，見了蹣跚而入教室門口的我，便大聲喊了一個呼唱很長的「一……」，我遂即還了

一點頭的敬禮；我的耳鼓裏又接連着聽得一個呼唱很長的「二……」。看見台下的人頭忽然降低尺許，我才發現出來他們是坐下了。

朋友！你猜我同他們講些什麼？老實說罷：連我自己，現在也記不清楚了。以後每當晨光曦微的時候，K城的市民，正在睡他們甜密密的晨覺！而我總不得不爬將起來，吃了我不願吃而不能吃的早點，穿過寂靜而無行人的木廠街，直到大抵坊街的某中學去。有時恐怕當課了卜課的時間，總是看着清道夫正在灑水時候，當作我的沒有誤課的「時計」。有時街上已經掃得很清潔了，清道夫早已走過了，這便發見了誤了卜課的時刻；於是提著書包，加速的快走，喘噓似的登了教室的講台，一連的上了三個鐘頭的課，到了肚子裏面雷震作聲，頭目暈玄的不想說話的時候，才知道這天早晨忘記吃了我不願吃而不能不吃的點心。

這樣的每次到講台上，便汗流夾背，悶熱枯燥的無聊生活，忽忽的過了個多月。這月餘之間，每當課餘飯罷，我總是懷望着兵匪連年的故鄉，我總是想念着終日在兵匪連年的故鄉中討生活的年邁的父母。正是「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十年作客的遊子，讀了孟郊的詩，我的心肝俱碎！

「歸心似箭」的我，這暑假完結的時候，自然有說不出來的喜悅。轉想K城到T城中，還有三百里旱路。近年豫南一帶的土匪，猖獗到萬分，歸去的道上行人早已絕跡了。去年同鄉N君自美國歸來，在途中還發現拉票的事情呢！這時我那有不發生「行不得也哥哥」之嘆呢？然而我自己仍是總覺得「不如歸去」，「不如歸去」之爲愈。我正在這個遲疑未決的當兒，恰好有同學L君要到N城去辦學，從N城到車站，早已通了汽車。N城距T城，僅有一天的路

程。我能夠到了N城，再行打算回到我的故鄉T城去，自然是比較容易得多。我決定了，還是取道N城罷，還是坐坐汽車罷。

當離開K城的前一天，哥哥來自上海，弟弟來自北京。呵！零丁孤苦的我，在這天涯地角，遽然有了骨肉團聚的機會，乾燥寂寞的異鄉，頓變成天倫一堂的家庭。各自感覺到身世的淒涼，各自感覺世路的崎嶇。兄弟們一個個飄流作客，一個個淪落天涯；就是你是一塊石頭，也應該起了些特別的感觸！哥哥今年新從W城的C大學畢業，來到K城看看有沒有他的容身之地；弟弟在北京升學失敗了，垂頭喪氣的跑到K城，見了兩個哥哥，只是眼淚滴滴的往下掉。我見了親愛的哥哥弟弟，使我發生了中國的大學畢業生的服務問題，和中學畢業生的升學問題。怎麼辦呢？究竟怎麼辦呢？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我們同是天涯的遊子，同是一樣的飄流；

我們十餘年的辛苦，換得多給慈父母的面上增加了幾根白髮，面上增加了幾條皺紋。聽說父親的耳音，沒有從前的清聰了；母親的牙齒，已竟脫落得好多了。他們望穿的眼睛，都花得看不見字了；從每次我們接到的家信裏看得都是妹妹代寫的，可以知道他們簡直是懶於握管了。他們對於親愛的兒女，好比嬌豔的花兒，他們用盡了眼淚來澆灌，他們用盡了心血來溫暖；無論如何，他們總不忍心教我們兄弟在外邊受苦。就是我們這樣的年輕人，稍微感受一點些須的苦痛，便喊叫的忍受不着。然而我們那能比得上年逾六旬的一雙老父母爲了兒女們而受的苦痛的千分之一，萬分之一呢？

「歸去，歸去，一同歸去，」我們兄弟三個決定了行程，便同新委的N城中學校長L君，向「宛南道」走去。到了許州，因爲今年雨水過大的緣故，竟把汽車路冲壞了。我們只得雇了極笨重的日行不到百里的馬車，拖水帶泥的

走了六天，才到距車站四百里路的N城。

N城是宛南十三屬的首善之區，我住家離此地，雖說不過百里之遙，可是我向來未曾來過一次。我未來以前，總聽說臥龍岡是如何的古雅，玄妙觀是如何的清幽；有滿藏玉石的獨山，帶有水盈盈的白河，真所謂「山水齊靈，人文永盛者矣」。尤其是我素性愛逛風景的人，越發願意領略領略個中的滋味。這時弟弟要急於回到T城，到此地的次日，便隻身的渡過白河，向東歸去了。哥哥被L君之邀，同他到N中學裏做職員。落得我一個人，住在旅館裏，嘗嘗N城的旅中生活。

到N城後，終日只是淫雨不休，打斷了我的遊興，隔絕了我的歸途。我所預計遊逛的風景，除了僅僅到玄妙觀空走一遭外，其餘的都沒得一一賞識。屈計在這個鬼氣逼人的N城，已經十天了。離家百里，胡不歸去？我正在打算東

行，忽然聞得我的家鄉T城，發生戰事的消息，路上的行人，早已絕跡。T城的人民，不斷的逃去；攔路的匪人，前幾天還殺死了趕集的行人，在桐寨舖東邊一個橋上橫躺着，鮮紅的血跡，把橋下的水，映得格外令人可怕！我大着胆子，穿了一件破爛的工人衣服走過一日長途，冒着險從匪窩裏穿過跑到T城，跑到我的父母之邦的T城。

離鄉久了，T城西邊的一帶盈盈的唐河，似乎改了故道了；T城中高入雲霄的古塔，似乎是變了顏色了；東鄉的老王，已在去年死去了；後院的閒房，已在去年坍塌了，變了，變了，一切都變了，都不是我的從前的家鄉了。只是看見我的一雙慈祥的老父母，仍是一樣的殷勤，仍是一樣的辛苦；仍是一樣的盼望兒女的成立。父母的愛喲！你是何等偉大而永久！你是何等真摯而純潔！我贊美的！我做禮你！你能同宇宙以終古！你能同愛神以俱來！我願永遠躺在

慈母的懷裏，承受了人間高尚純潔的真愛！我願永遠躺在慈母的懷裏，承受了人間高尚純潔的真愛！

兩日的家居，只是聽得城外的槍聲不斷地響着，弄得不能安居了，「逃走」，「逃走」，但是茫茫大野，遍地荊棘，究竟逃往那裏去！

——可愛的兒！你還是裝作工人，繞道上學去罷！家鄉的槍聲，我們是聽慣了呢。這幾年來，兵匪的蹂躪，簡直是家常便飯了。我們這樣的風燭殘年，精神上，物質上，已經飽受了無辜的創傷。我們現在精神上惟一的安慰的事情，便是你們能夠求得了學識，能夠自立不致受餓受凍，我們在家也可含笑慶過餘年了。我的父親母親，擒着眼淚這樣的說着。

——親愛的父親母親！讀書原是兒輩應該努力的事情！只是我們拋却了家庭的快樂，別離了慈祥的父母，現在從幾千里外跑來，沒有盡了半點栽

水承歡的子職，遽然忽忽的又行跑走了，家庭的快樂，骨肉的團聚，究竟在什麼時候呀！究竟在什麼時候呀！

這時親子間充滿了愛的空氣，同時我的心中又滿裝了傷別的情緒。七十天的暑假，消磨在玉城，消磨在途中，消磨在N城，獨不能在一雙老父母面前安然的度過！無情的時光，只是大踏步地向前而跑去，今天到了「九月一日」，又是我離開我的親愛的父母和這個戀戀不捨的故鄉的時候了！

——唉！父親母親！親愛的父親母親！你們的淚珠，浸透了遊子的心靈了！但是遊子的脆弱的心靈，又何嘗不時時刻刻的滿載着我的慈善的父母的愛意呢！